

觀
察
家

2014年10月

老來風馬

穿梭老加影特輯

回暮馬來屋
探索心故事

总编辑 | 陈彦廷

主编 | 陈秀玉 封面绘图 | 林奕佳

编采团队 | 黄温雅 黄素心 黎海阳 林珈名 何美慈 杨奕进



▲慕哈末保兹博士:传统高脚屋象征马来民族和谐的生活。

房子有心声 细处见精神

在加影周围，我们依稀可见仍保留传统原貌的马来高脚屋踪迹。不管外面如何物变星移，只要后代住着的一天，这些祖先遗留的精神必能延续，更能创造出崭新的生命力。

加影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的百年聚落，只要稍加留意，便能发现通往双溪甘登 (Sungai Kantan) 的蕉赖路两旁零星分布着不少传统马来高脚屋。这些老房子尖斜的屋顶搭配亮丽的色彩，屹立加影百年，也见证了百年老城的繁荣。

博特拉大学马来古迹博物馆馆长莫哈末保兹博士 (Dr. Muhammad Pauzi Abd Latif) 指出，雪兰莪地区的马来高脚屋类型主要是“金字塔屋”(Rumah Limas)，其外观呈金字塔形，设计概念承袭着远古的智能和精神，是东南亚地带的独有特色。

Rumah Limas屋内的设计非常特别，踏上阶梯进入屋内，便是客厅或母屋 (Rumah

Ibu)，穿过才到走廊 (Selang)。屋内没有任何房间间隔，也不摆设家具，厨房更刻意设在屋外的空地上，以免生火做饭时不慎引起火患。

Rumah Limas与其他高脚屋最大的区别在于，母屋的宽度与客厅宽度是对称的。以前的人认为，只有家庭成员才能进入屋内，外人在未经屋主同意前，不得擅自进入。”

保兹说，传统高脚屋的建筑外形，象征马来民族和谐的生活方式。马来民族的信仰烙印在高脚屋的建筑样貌上，高耸稳固又屹立不倒。



无钉衔接 方便拆迁

“传统高脚屋另一个特色，是以木根和木根相互衔接的方式搭建。”他说，这种连接技术无需使用铁钉稳固，就能将木材连接，由下往上搭建。“这种方式方便屋主搬迁，只须从上往下拆除，然后到新地点重新搭建即可。”

保兹解释道，古时候的马来民族搬迁次数非常频密，而且有着和华人注重“风水”的概念。

“以前要搭建高脚屋是非常看重地方灵气的，所以马来民族大部分时候都在迁移。如果家庭频频发生意外，就会被认为 是地方‘风水’不好，那他们就会搬到另一个地方。”



▲►马来传统屋下方都作为储藏室。

传统屋的通风老智慧

马来传统高脚屋是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智慧展现，但随着光阴飞逝，它们正面临淘汰的命运。

马来传统屋可谓是具有代表性的马来文化与建筑，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今天大部分马来传统屋已逐渐失去传统精神，反而融合入更多元的现代元素。

传统马来屋建筑一般高脚搭建，主要与马来西亚处于赤道有关，是极佳的绿色设计。赤道气候多雨潮湿且偶尔干旱，因此建筑设计上会特别注重通风功能。例如，屋主常会在环境周遭种植椰树，椰树

树干纤细的特征能让空气流通，也能遮挡炽烈的阳光直射进屋内。

马来高脚屋檐下方的放射状雕刻 (Tebar Layar) 是古老的传统风格，象征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方向，现今许多马来屋仍承袭这个传统。祈祷 (berdoa) 时，巫族一般会背对“Tebar Layar”的方向。

此外，高脚屋离开地面的高脚设计，是为了防止蛇虫鼠蚁等小动物侵袭，同时也可防范水灾。高脚屋底部中空的设计能够使空气流通，达到散热功能，还能储藏劳作工具。古时候，一般从事农耕和渔作的马来农民会将劳作工具摆在屋子下方。



▲屋檐下方的放射状雕刻代表太阳升起的方向。

◀90年代前的马来高脚屋不使用任何铁钉，而是用连接技术建造，以方便拆迁。





▼加影区现今的高脚屋已“现代化”，与马来传统屋有别。



◀行窃的风险
木制窗门增机
高率。

现代发展注重 舒适感

马来风光

加影地区的马来高脚屋貌似“传统”，实则“现代”。博特拉大学马来古迹博物馆馆长慕哈末保兹博士坦言：“马来传统屋在加影区并不常见，真正的马来传统屋更是非常稀少。”

他认为，真正的马来传统屋的建筑材料应是坚固的木板，并没有使用铁和砖块，而在加影地区所看到的高脚屋，都应该称为“马来现代屋”（Rumah Moden Melayu）。

尽管这些高脚屋经过现代城市化的洗礼，也融入许多西方现代概念和元素，但不难发现高脚屋仍坚持保留马来传统屋的构造，特别是高脚屋顶下方的通风处（Patah）与客厅窗口设计足够让厅内采光，形成舒适温柔的光线。如今，传统屋已经不

再完全采用木制，而是混合了砖块与混凝土等材质。例如，传统客厅木制的开放式窗口翻新，变成密闭式窗口。

针对马来传统屋遭淘汰的原因，保兹认为，马来传统屋不能满足现今社会的安全保障，是造成它们消失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屋木制的窗口和门面增高行窃的风险，世风日下导致安全问题，使得屋主在整修屋子时被迫纳入考虑。”

除此之外，现代马来房屋的通风设计也已改变，大部分以冷气取代通风来调节屋内的温度，装上电灯也比传统房屋透光的效果更好。现代发展让我们享受更便利和舒服的生活，传统的古色古香也开始为了迎合这种生活需求而蜕变。

英迪大学校监丹斯里阿赛德阿尤布（Tan Sri Arshad Ayub）就曾经表示，城市化的发展造成社区感疏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大，也更陌生。按理说，现代混凝土设计是西式的，房屋紧密相邻应该更能熟悉彼此，但现代人的交流却变得陌生，他形容每户人家的水泥墙是实实在在的“隔离”。

以往的马来甘榜社区文化强调互助共享，左右邻里能够熟悉彼此和相互照应。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昔日甘榜的关系和熟悉感也变得淡薄。



▲加影区的高脚屋仍保留马来传统屋的通风结构。

编采：陈秀玉

摄影：黄素心

茱莉亚

平凡的快乐



未婚的茱莉亚靠着在制纸厂工作的薪水，含辛茹苦地抚养其去世胞姐所遗留的两名儿子。虽然现在各自有了家庭，依然幸福的是，他们的成就让她感到光荣。

在村长育少夫（译音）带领下，位置来到加影市外围甘榜双溪拉玛（Sungai Ramal Luar），偏离大道的一个小村落。沿着一条小路进去，就会发现里边有着一间深红色且保养得宜的马来传统高脚屋。

屋里住着一位七旬女屋主，名为茱莉亚（译音），瘦小的个子微驼。在退休以前曾是一名制纸工厂的员工，现今则是靠政府援助金及收取房屋租金维持生活。她说，一个人的生活花费并不多，一桶煤气甚至可用上一年。

茱莉亚在这间红色传统屋住了大辈子，在姐姐不幸的去世后，她毫无怨言地担当起养育姐姐所留下的两名儿子的重



◀荒置已久的井。

责。当然，两位孩子都不负茱莉亚的辛苦，成功取得大学学位。如今他们都已成家立业，茱莉亚也能享受着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

茱莉亚述说，这间传统屋是由其亲戚亲手建起的，使用的都是上等的木材。从侧门进入，环顾四周再望向屋内的摆设，不难发现家里的家具都有一定的年岁。当被问及是否有留下任何古老的东西，茱莉亚立即带我们去看荒废已久的一口井。她说，以前就会从井里取水来冲凉或煮食。

当询问茱莉亚如何把屋子保存在如此良好状态时，她笑说：“Rumah ada orang tinggal, tahan lebih lama.”（屋子只要有人住，就能耐久）她还补充说，她每天都会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和制造有人的气息，就算主屋没有人住，屋子也可以保存得很好。

平凡的老人过着平凡的生活，日子不算富裕但在她的心中已是最好的生活。

随着时代的变迁，迎来的是高速的科技，遗忘的是细水长流的传统。在每日奔波劳碌的生活中，您是否曾停下脚步，注意过加影周围地区设计独特且色彩缤纷的马来传统屋呢？纵使经过岁月的洗礼，从开始的木板到现在的砖块，马来传统屋已经历多次的翻新，但它们依然保有属于传统高脚屋的独特韵味。尽管屋子几经翻新，但几代传承下来的屋主故事却越积越丰富，越来越精彩。

一路 马来传统屋



JALAN CHERAS

蕉赖13/14哩路

从蕉赖14哩路一直前往至蕉赖13哩路的亲善花园（TAMAN MESRA），马路两旁可以看到大约30间的马来传统屋。这一区大部分的马来屋都已加入现代化的元素以及翻新。因为MRT工程，一部分的传统屋曾面对被搬迁的问题，但经过妥协后搬迁的问题已不是问题。而比起其他两区，这一区的马来传统屋居住着一家大小而不是孤独老人。



▲屋子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屋主已经搬迁到安邦而选择出租给MRT的建筑工人。



▲位于蕉赖14哩路，加影专科医院正对面，沿着小路行去，有一间已被荒置的马来传统屋。虽然无人居住，但屋子稳固，还保留着放射状雕刻的传统风格。



▲拥有红色屋顶搭配白色木墙的传统屋坐落于加影区蕉赖14哩路，建造于1940年，至今已有74的历史。大儿子莫哈末阿德南（译音）述说，此屋是来自印尼苏门答腊的父亲一手建造的。

当我们转进双溪甘当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马路两侧都有着马来传统屋的存在。目前，并没有受到任何发展的影响。现有的10余间马来传统屋几乎都还保持原状，比起甘榜双溪拉玛和蕉赖路旁的传统屋较为破旧，稍少加入现代元素。

编采：黄温雅 陈彦廷

摄影：黄温雅

Kampung
Sungai Kantan



▲加影广东义山正对面的一间马来传统屋，拥有49年以上的历史。



▲屋子保留传统马来屋元素，但已无人居住。

LEBUHRAYA SILK

Kampung
Sungai Ramal



▲屋子位于新甘榜双溪拉玛，建立于1970年，以青漆为主，只有女屋主—莎丽蒂雅（译音）一人居住，今年70岁，丈夫在几年前已去世。电视台节目也曾在此取景。

退休老师的

这栋已经超过100年的马来传统高脚屋，不仅传承着三代的回忆和历史，更陪伴着已经退休的西蒂度过她人生中最精彩的每个阶段。

在一个炎阳高照的午后，我们来到了位于蕉赖13哩，的一个马来乡村，很庆幸的找到了一间拥有百年历史的马来传统高脚屋。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有着红色外观的传统马来高脚屋。可能年久失修，房子外墙的油漆也渐渐的斑驳。

当时，屋主正在厨房准备午餐，没有听到前门的敲门声。于是，我们走到屋后查看，她探头看见我们，立即请我们回到大门口等候。对于我们的冒昧，她并未责怪，反而欣然地接受我们的采访。

女屋主西蒂哈查（译音）今年70岁，从出生到现在，就一直居住在这间老屋子。她说，屋子是她爷爷留传下来的，父亲接手后，孩子们也在这间屋子长大，后来再传给她。“我爷爷那时是一名拿督，在加影地区的马来社群中算是相当富有的人。”但这间屋子到底有几岁了，她腼腆

的笑说：“我真的要向你们说声抱歉，因为这间房子的屋龄太旧了，所以我真的记不起了，但我能肯定的是，这间屋子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你们可别看屋子旧旧的，其实它还很耐。”西蒂指着屋内四周说。听她父亲说，当初建造这栋屋子时，她爷爷非常坚持所有木材都必须使用上等的柚木。柚木质地较其他木材更结实坚硬，所以很耐用，而且还可以防止白蚁侵蚀。“所以我相信，如果保存得当，纵使再过一百年，这间房子还是可以耐得住。”

西蒂在这间传统住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度过她人生中最精彩的每个阶段。对她而言，屋里每个角落都有她难忘的回忆。回想起年轻时候的故事，她越说越兴奋。

▼ 拥有超过百年与红色外观的传统高脚屋。



坚持

回首往事

“我年轻时是一名老师，以前曾经在加影的高中教学。一直到在1987年，雪州教育局将我擢升为雪州教育局官员，一做就是10年。”就是仍执教鞭的青春岁月，她结识了先生，彼此互相羡慕、恋爱、结婚，到生下孩子。

说着说着，老奶奶的眼眶突然红了起来：“我先生在多年前就去世了，留下我和两名孩子。我有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儿子现在在城市打工，尚未娶妻。女儿呢，则选择留在这里陪她过生活。”

西蒂退休后，与女儿居住在这间老屋度晚年。她苦笑的说，退休初期，对于无所事事很不习惯。“我忙碌了大半辈子，突然间空闲下来，感到慌乱失措。”而为了填补这些空余的时间，她开始学习各种手艺，如：烘焙、制作冷冻食品等等。

“我现在每天都会抽空把制作好的冷冻食品或糕点拿去前面路口的小摊子寄卖，以赚取一些费用。”然而，学习手艺并不能完全填补她心灵上的空虚，所以她每天都勤于学习经文，虔诚祷告，借此来安抚空虚的心。

问及是否有打算把屋子留给孩子，她回答道：“屋子，我是一定会留给孩子，只是待我百年归老后，他们是否要继续居住，亦或是卖给别人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保留这间屋子，毕竟这间屋子充满了历史，也充满了很多回忆。”



▲传统马来老屋一直保留古色古香的味道。

乐坛天后西蒂到访

这间屋子不仅有西蒂的记忆，还因为房屋外形独特而吸引名人到访。

她很自豪的说，多年前大马乐坛天后西蒂诺哈里查（Siti Nurhaliza）曾经在她的这栋老屋子取景，拍摄杂志跨页。她笑着说：“当时的西蒂虽然还很年轻，但已经略有名气了。”

从街坊口中得知西蒂将到她家拍摄时，当天下午她家门口即堵满了人群，只为一睹天后的风采。而且，自从西蒂在她家拍摄杂志跨页后，不少广告商和电视台也都对她的家仍然保留传统的外表感到非常兴趣，纷纷向她提出高价租借的要求，例如拍戏、拍广告等等。但是，基于某些原因，她拒绝了。



曾到访取景拍摄。
▲大马乐坛天后西蒂诺哈里查



▲西蒂正述说她年轻工作时的故事。



▲ 拉菲尔忆起往事，不禁流露出眷念与不舍。

拉菲尔 ● 一个人也能精彩

拉 菲 尔，今年70余岁。打从呱呱堕地开始，她就没有离开过这间坐落在甘榜双溪甘登的屋子。它跟她一样，都是70几岁，外墙漆上淡淡的浅蓝色，几经翻新后，也加入砖块设计，但还是保存着马来传统屋的风格。

走进屋里，发现屋子原来有两层楼，由两个客厅和一个厨房组成，而屋内最有纪念价值的，莫过于一个旧式急救箱和木制的楼梯。拉菲尔屋里的四面墙，几乎都摆满着她收藏的珍贵杯子、碟子，以及各式铺满灰尘的锅子与篮子。她说，这些都是以前家里举办婚礼时留下的，“以前有人结婚都在家里办婚宴招待客人，一家大小欢乐融融的聚在一起，热闹极了，现在都由餐馆准备，这些东西也没用了，就只好收起来。”从她的表情，不难发现她对昔日时光的眷念及不舍。



◀ 以往用于婚礼的厨具但已铺满灰尘。



◀ 旧式急救箱及木制楼梯，是拉菲尔家最具明显的马来传统风味。

她说，这间屋子留给她许多美丽的回忆，她最想念的是她们八兄弟姐妹与父母一起创造的欢乐时光。这间家见证了她们的成长历程，今天，离世的离世了，搬走的搬走了，现在只剩下她和一位姐姐一起守护着这间家。

拉菲尔在1956年开始她的教学生涯，至退休前她曾在五间不同的学校执过教鞭。退休后的她依然过得精彩，她踊跃参与社团活动，“在家无所事事，不如出来交际认识更多的朋友。”她非常热爱旅游，不只在国内也到过国外去，例如：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等等。

拉菲尔一辈子单身，却自由逍遥。从与她的交谈中，强烈感受得到她的亲切；从她的生活中，看得出她的活力；从她所诉说的生命故事中，看得出她的坚强。她不特别也不平凡，她是精彩的拉菲尔。

一屋，五代的痕迹



▲海祖哈密述说起童年时期的日子。

每个人心里一定都会有想保留的人事物，何况是一个充满童年回忆的屋子？然而，海祖哈密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保留这间上一代遗留下唯一珍贵财产。

位于蕉赖13哩路，加影专科医院旁，有一间将近80年历史的马来高脚屋。从外表看过去，除了窗口以外，高脚屋的原始模样几乎保留完整，都是由坚固的木板建成。

屋主海祖哈密（译音），今年44岁，是一名银行职员，育有一女，是高脚屋传承至今的第四代传人。他回忆说：“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是由我的祖母带大，对我而言，这里的一切充满着无数美好的回忆。”

他补充说道：“我的曾祖父和祖父原本是居住在另一个村子里，后来我的曾祖父在1935年买了这块土地，花了大约3年的时间来建这间屋子，之后就搬迁到这里长居。”

海祖哈密不厌其烦的介绍屋子的设计。首先来到了客厅，抬头望向四周的墙上及门上，都可看见通风格棂。海祖哈密解释：“以前没有风扇，所以上面那些设计是为了让空气流通，这样的设计是我祖父的构思。”

接着，来到了二厅，哈密介绍了屋子里特别之处，那就是暗阁。这暗阁是当

年哈密的祖母用来躲避日本军的秘密藏身处，里头还设有楼梯。之后，他也提到整间屋子就只有一间卧室。白蚁侵蚀是屋子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而为了保持屋子的坚固性，哈密每年都会聘请专人来喷药水灭蚁。

哈密其实在加影金山岭（Kajang Perdana）还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但他从未有搬迁的想法，他说：“我非常喜欢这里，这座高脚屋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希望未来我的女儿可以继续保留这间房子，如果她要把这间房子卖了，那也没辙了。”他坚定的说。



▲这暗阁是当时逃避日军的藏身处。

从加影通往蕉赖路的出口处附近，一间彩绘着贵气图案的黄色半板半砖马来传统屋耸立于高处，傲视着熙攘的车潮，屋里隐身住着一位雪州苏丹御用的沟通使用——拿督恩姑阿都加里尔。



▲ 拿督恩姑阿都加里尔

拿督恩姑阿都加里尔（译音）今年64岁，是第13任乌鲁冷岳区拿督恩姑。他是于2013年，其父亲与世长辞后接任该职衔，并继承了这间以马来传统屋风格搭建的官邸。

加里尔的官邸建于1918年，为葡萄牙式传统马来高脚屋建筑。近百年来只曾在90年代翻修一次，主要是在屋子左方扩建水泥建筑。早年他曾提议将此宅拆毁重建，但受到对屋子存有深厚感情的父亲反对，因而作罢。

加里尔在官邸出生、成长及结婚，其工作处及居住处更在不远的万宜，不过，加里尔却喜爱在官邸接受采访。对此他说：“在这里可以向你们展示照片，能解说得更清楚”。

加里尔母亲仍健在，家中共有13位兄弟姐妹。现今他育有3名儿子，1名女儿，以及1名外孙女。

踏入屋内，门口左方贴有拿督恩姑职衔讲解及前几任拿督恩姑——加里尔的父亲、祖父与曾祖父的照片。客厅里有几个

展示柜，里头摆设了各类奖状及纪念品，墙上亦贴有不少家庭旧照及委任状、感谢状等证书。传统建筑内的卧房与现代化房屋内的厨房饭厅透过一道楼梯连接，相映成趣。问及屋子保养问题，他说，只有虫害，约一年半做一次驱虫工作即可。

加里尔说，雪兰莪州马来大臣共有9人，统称为拿督恩古（Dato Engku）。他们皆是苏丹当地代表，是王室与人民的沟通桥梁。该职衔代代由家中长子接任。加里尔虽是家中三子，但其两位兄长皆早逝，故由他接替。



◀拿督恩姑图解“小空间”。



►三代同堂
在翻新前的
官邸合照。